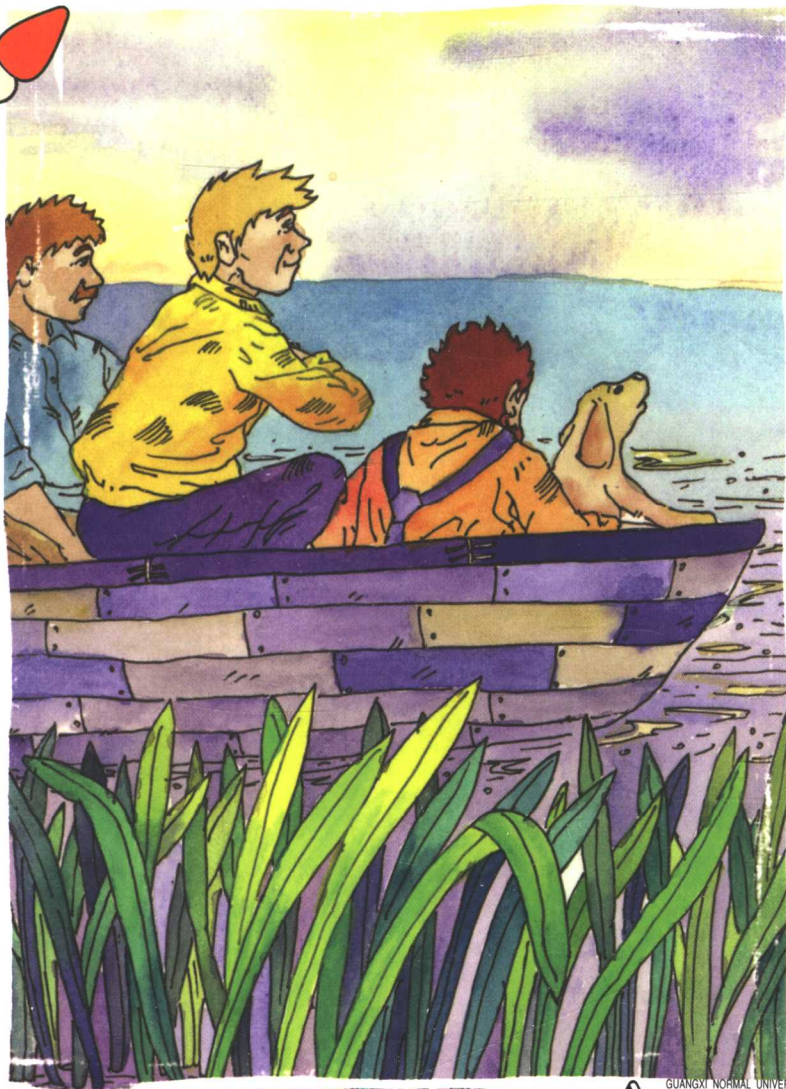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人
童
书

「英」K·季洛姆 著
严 锋 译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三人同舟



人
童
书

「英」K·季洛姆 著
严 锋 译



三人同舟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人同舟 / (英) 季洛姆著; 严锋译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4.11

(人人童书)

ISBN 7-5633-5016-0

I. 三… II. ①季…②严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039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6.5 字数: 112 千字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6 000 册 定价: 16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序言/1

- 第一章 三人成病/5
- 第二章 策划远行/16
- 第三章 行装初定/21
- 第四章 日常用品/28
- 第五章 天气莫测/36
- 第六章 迷宫受难/47
- 第七章 小姐乘船/59
- 第八章 难觅知音/71
- 第九章 拉纤奇闻/85
- 第十章 河夜冥想/96
- 第十一章 子夜遇险/107
- 第十二章 投宿无门/115
- 第十三章 神秘失踪/131
- 第十四章 绝代佳肴/147
- 第十五章 驾船绝技/163
- 第十六章 钓鱼有术/180
- 第十七章 摄影风波/190
- 第十八章 远行归来/195



| 人人童书 | 三人同舟

序 言

《三人同舟》是英国幽默小说的经典之作，自十九世纪末问世以来，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，却能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作者季洛姆（J. K. Jerome, 1859 ~ 1927）是十九世纪末期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。他十六岁就外出谋生，做过铁路职员、教师、演员、记者，等等。后来从事写作，主要以幽默作品闻名于世。《三人同舟》是他的名作。这部作品写三个伦敦的年轻人带了一条小狗，驾着一只小船，沿着泰晤士河到处漫游的故事。他们天性淳朴，热情开朗，又自以为是，不通世故人情，所以到处都能找到乐趣，也到处出尽洋相。

这本书风格清新健康，语言诙谐，笔调轻松自如，略带夸张，非常能体现英国人的幽默风格。它并没有精心设置的故事情节，没有刻意描绘的人物，倒更像是由一段段松散的游记和人物速写随意穿织而成。唯其如此，更给人以妙手天成的感觉。作者好像是在同你



随意聊天,谈谈河上的风光掌故、主人公在当地的遭遇,即兴穿插一些过去的有趣经历,多半有惊无险。有时也拿人情世态和朋友们的弱点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。虽然结构松散,却始终引人入胜,令你会心微笑(有时是哈哈大笑,甚至笑破肚子,小心啊!)。那种妙趣横生的英式幽默,别有一种隽永的味道。

小说一开始就非常吸引人。身强力壮的“我”,因看了药品广告,而感觉自己百病缠身,虚弱不堪。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我们普通人善于疑神疑鬼的心理。后面进一步写出各式各样无伤大雅的死要面子、自我吹嘘等众生相。里面专门有一章,用夸张的手法写泰晤士河的钓鱼者层层加码、无所不用其极的吹牛手段,看了真是让人忍俊不禁,又给人一种生活中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有一章写德国著名悲情歌手作表演,恶作剧者预先告知大家此人是滑稽歌曲大师,结果大家硬要不懂装懂,把悲伤的歌词当作滑稽的笑话来理解,闹了一场大笑话。但是作者并不是要对此作出恶狠狠的批判,而是对人类天性的一般弱点进行善意而宽容的调侃。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乐天好生的情绪。里面的三个主人公也是缺点一大堆,或贪吃贪睡,或盲目自信,有时发发懒病(我们又有谁不是这样呢),但他们都热爱生活,都取一种天真而不世故的态度。在他们之间相互的挖苦打趣之中,也正体现着一种健康的心理。看完这部小说之后,你必有这样的结论:幽默是人性的良



药,或者就是人性本身。

这部小说中有一股浓厚的怀旧情绪,体现出作者对安静、宁和的生活方式的向往,以及对不断崛起的现代文明的忧虑。因此很多描写中又隐含着种种哲理的味道。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:

我喜欢看老船夫划船,尤其是那些按小时雇用的老船夫。他们划起船来,姿态优美安闲。他们从来不烦躁,不匆忙,不同人家作激烈的竞争。须知那种竞争已经成为十九世纪的越来越严重的通病。他们从来不会很紧张地想要超越别人。

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更是值得参考。现代社会更强调严酷竞争,世界上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对抗性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。“多一些”、“快一点”、“超过人家”,诸如此类的声音总是在我们耳边不停地回荡着。在这方面,译者对季洛姆实在是心有戚戚焉。我也很想对大家说:“慢一点,慢一点,再慢一点。”

译者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,即以简写过的《三人同舟》为课外读物,虽然当时对我来说生词极多,但因为可读性强,吸引我硬着头皮一口气看到底。结果于我的英语大有裨益。所以心中对这本书及其作者始终怀着好感。到最近才搞到这部书的英文原本,一看之下,感觉依然美好,于是下决心把它译出来,也是重温旧梦



的意思吧。翻译过程中,因篇幅限制,删除了个别章节中比较平庸和沉闷的一些段落。总体上,依旧保持了原书的全貌。

译者
1997 年 3 月



第一章 三人成病

我们总共是四位——乔治，哈里斯，我，再加上小狗莫莫西。大家正坐在我屋子里抽烟，谈到彼此的情形如何之糟糕——当然喽，这是就我们的身体状况而言。

我们都觉得很不舒服，不免心下着慌。哈里斯说他常有不寻常的头晕，以致无所适从。乔治马上说他也头晕，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我呢，那是肝脏不好。这个我心里有数，因为我刚读完一份肝气丸的说明书，里头开列着肝病的各种症状，这些症状我一应俱全。

说来也怪，我一读到著名药品的广告，就觉得自己得了那些药品专治的顽症，而且病情严重。广告上的症状和我的感觉正是对得丝丝入扣，分毫也不差。

记得有一回我生了点小毛病——有点像花粉热——到大英博物馆去查资料，看怎么治。查完后，闲



来无事,就随便翻翻其他有关疾病的一般知识。我忘了最初翻到的是个什么病症了,总之十分凶险——我把上头开列的症状还没看到一半,便已坚信自己病入膏肓。

我坐在那儿吓坏了。在一片绝望之中,又信手翻了翻其他几页。我翻到伤寒症,一看症状,发现生了伤寒症都有几个月了,自己还不知道。又翻到舞蹈病,果然不出所料,这个毛病我也有。于是我对自己的整个病情发生兴趣,下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,便坐在那里按



字母顺序读下去。翻到疟疾，便知自己已得了疟疾，两个星期后可望进入最危险的关头。翻到布莱托斯肾病，心情有所缓和，因我虽得此病，症状比较轻，还能再拖个几年。虎列拉病我也有，加上严重的并发症。白喉我似乎生下来就有。我心惊肉跳地查完二十六个字母，得到的结论是：只有一样毛病我没有生，那就是婢女膝盖病。

起初我觉得对这一点有些受不住。这不是瞧不起人嘛，凭什么我就不能得婢女膝盖病？为何还要留这么一手？！不过后来也就不太计较了。一想到自己把医疗指南上的其他疾病都添全了，我马上变得不那么自私，准备没有婢女膝盖病也就将就着过了。看来我的痛风病已经到了严重恶化的阶段，自己还懵然无知。发酵病显然是我小时候就开始得的。按字母顺序，发酵病是书上列出来的最后一种疾病。我想我的毛病也该到此为止了。

我坐在那里沉思。我真是医学上的一个绝妙的例子。医学院的讲堂若是得到我的话，可就不得了了。那样学生们就不用费心到医院里去搞什么实习了。我不就是一座医院吗？他们只需在我身边转转，就可以拿上文凭了。

接着我考虑自己还有几天可活的。我试着检查了一下自己。我号了一下脉，起初压根就摸不到脉，后来又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我摸出表来数了数，一分钟跳一

百四十七下。我摸摸心,可是摸不到,它不跳了。我本来还以为它一直在那儿跳呢。我前拍后拍,左拍右拍,可是什么也感觉不到,什么也听不到。我想看看舌头,就拼命地把它往外伸,然后闭上一只眼,用另一只眼来看,可还是只能看到舌尖。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,我一定生了猩红热。

我走进阅览室的时候还是个快活健康的人,等我从阅览室里爬出来的时候,已经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废物。

我去看我的医生,他是我的老朋友。以前每逢我觉得自己不舒服,他就替我号脉,给我看舌苔,陪我聊天,总是分文不取。现在总算有了个报答他的好机会。我想,医生要的不就是临床实践吗?我是最佳人选。有我一个,胜过千百个平常庸碌的病人,他们可只会生一两种毛病。所以我马上去找他。

“你有什么不对劲的吗?”

我说:“伙计,人生苦短,我不会费你很多时间的,至于我的病情嘛,只怕我还没有讲完,你已经一命呜呼了。我只想告诉你,我没得什么病。我没有生婢女膝盖病,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没生这种病,但也只能这样了,不过其他的各种病我可是一应俱全。”

接着我告诉他是怎样发现自己所有这些毛病的。

他掰开我的嘴往里看,抓住我的手腕,冷不防往我胸口捣一下——这可不大光明磊落——紧接着又侧过



头来对我猛撞。过后，他坐下开了张处方，折起来给我。

我拿了处方放在口袋里就出来了。我也没打开看，就拿到最近的一家药铺递了进去。伙计看了看，就还给我。他说他们那里没有。

我说：“这里不是药铺吗？”

他说：“正因为是药铺。如果是合作商店兼家庭旅馆，那我就能替您效劳了。可这是药铺，实在无能为力。”

我看了看处方，上面写着：

牛排 1 磅，加

生啤 1 品脱

每 6 小时服一次

每晨散步 10 英里

每晚准 11 时睡觉

又及，勿将你不理解的东西往你头脑中乱填。

我一直照这张方子在做，效果很不错。正因为有这张方子。我的一条命保住了，而且至今依然健在。

再说前面提到的肝气丸的说明书，那上面的症状无疑我都有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：“对所有工作的一种普遍的厌恶感。”

我受这种病症的折磨可真是数不胜数。从婴儿时

起我已是它的受害者，一旦成为儿童，这病就一天也没离开过我。可是人家却不知道是我肝脏的问题。那时医学实在是太不发达了，他们竟然把这说成是懒病。

“嘿，你这没出息的小鬼，”他们说，“还不快起来做正经事。”他们竟一点也不知道我是病人。

他们不给我吃药，却给我吃毛栗子。说来也怪，头上敲几下毛栗子，病也就霍然而愈——当然是暂时的。如今哪怕是吃上满满一盒子丸药，也不及那一下敲打灵光。

情况往往如此，那种老式的验方有时比什么珍贵的药材都要管用。

话说回来，我们坐了半个小时，互诉苦衷。我告诉乔治和哈里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怎么难受，哈里斯讲他上床的时候如何痛苦，乔治站在炉边地毯上做了个惊人的动作，向我们表明他夜晚的感受。乔治总是觉得他在生病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

就在这时，波贝太太敲门让我们吃饭。我们相视苦笑，也只好勉强吃一点了。哈里斯说肚子里如果有点东西，更可以对付病痛。波贝太太送进碟子来，我们坐到桌旁，拨拉着牛排和洋葱，还有几块果酱饼。

我一定是虚弱不堪了，因为刚刚吃了半个小时，我就一点胃口也没有了。这很反常，我连奶酪都不想吃。

勉强用过晚餐后，我们又斟满了酒杯，点起烟斗，重开有关健康问题的讨论。我们也弄不清楚究竟哪里



不对头,但大家都一致认为,毛病一定出在劳累过度。

“我们需要休息。”哈里斯说。

“不但是休息,还要彻底换个环境,”乔治说,“大脑的过度紧张导致了系统的整体性衰退。换个环境,去除思虑,就会恢复精神的平衡。”

乔治有个表弟,在警察局的案件记录里通常被写成是医学院学生,受他表弟的影响乔治说起话来常有一股家庭医生的味道。

我赞同乔治,建议找个安谧而旧式的所在,远离尘嚣,在僻静的小巷里晒晒太阳,过上如梦般的一周。

哈里斯说那可不行,他声称熟悉我要去的那种地方。那里的人八点钟就上了床,又看不到《公正报》,连买点烟丝都要走上个十里八里的。

“不,”哈里斯说,“如果你想休息和换换口味,没有比海上旅行更好的了。”

我坚决反对海上旅行。在海上待上几个月确实有好处,可是如果只有一个星期,那就糟透了。

星期一你还以为这下可以快活一阵了。你神气活现地向岸上的老友挥别,把烟斗装得满满的,在甲板上高视阔步,觉得自己就是柯克船长、德雷克爵士,再加上哥伦布的化身。到了星期二,你就觉得还是不好的。到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,你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。到了星期六,总算能勉强喝口牛肉茶,坐在甲板上,虚弱地朝旅客们笑一笑,回答他们好心的问候。到



星期天,你又开始四处走动,也能吃干的东西了。可接下来又是星期一,你提着包拎着伞站在船舷上,又得准备上岸了。这时候你才开始感到海上旅行还是蛮有意思的。

我记得我的小舅子为了健康的缘故到海上旅行。他买了从伦敦到利物浦的来回卧铺票。一到利物浦,他最着急的事就是怎样把回去的票处理掉。

最后那票是大打折扣才出手的。他卖给了一个面色难看的年轻人,只要十八个便士。医生建议那年轻人到海边去疗养,多锻炼锻炼。

“还是海边好!”我小舅子说,一边把票亲热地塞进那人手中。“去一趟准能终生受用。至于锻炼嘛,你只要在船上坐那么一会儿,那强度比在陆地上翻筋斗都要大得多。”

他自己则是乘火车回来的。他说西北铁路公司对他的健康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。

所以我绝对不赞成海上旅行。这可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。我本人从不晕船,可我替乔治担心。乔治说他没事的,他宁愿航海,但他建议哈里斯和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的好,他肯定我们俩一上船就会得病。哈里斯说他搞不清楚别人怎么会在海上晕船的,他觉得那肯定是故意装出来的,他倒想晕那么一回,可一直不能成功。

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海上航行的故事。有一回



他横渡英吉利海峡，风浪大得厉害，船上的旅客都得被绑在床上，只有他和船长两人没事。有时是他和二副。一般总是他和另外一人没事。要没有另外一个人的话，那就是只有他一人安然无恙了。

说来也怪，从没人在岸上晕船。在海上，常常是整船的人晕得昏天黑地。可在岸上我就找不到一个知道晕船是怎么回事的人。那成千上万的晕船者一上岸就躲到哪里去了呢？这是个谜。

有一天，我在亚茅斯碰见一个人，如果此人颇有代表性的话，上面的谜就可以解开了。我记得那时船正要离开邵生码头，那人把头从舱口往外伸出去老长，看样子很危险。我上去想救他。

“喂，快缩回来，”我一边摇他的肩膀一边说，“你都要掉下去啦。”

“老天，我还巴不得那样好呢！”这是唯一的回答。我只好不管了。

三个星期后，我在巴斯旅馆的咖啡屋里碰见他，他正津津乐道其航海经历，说他是如何地热爱海洋。

“我从不晕船，”他这样回答一个谦恭而艳羡的年轻人，“不错，有一回我是略微有些不适，那是在离开荷恩角的时候，第二天早上船就沉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那回在邵生码头你不是还晕得直想掉进海里吗？”

“邵生码头？”他一副茫然的腔调。